

14  
1911  
512





14  
1911  
512

陽明先生論學書續刻  
與辰中諸生

請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  
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眾楚最易推奪  
自非豪傑鮮有車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  
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  
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生宜以是為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  
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

附云此  
良知便  
須常念  
勿忘以  
致之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36. 7. 5  
藏書



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與黃宗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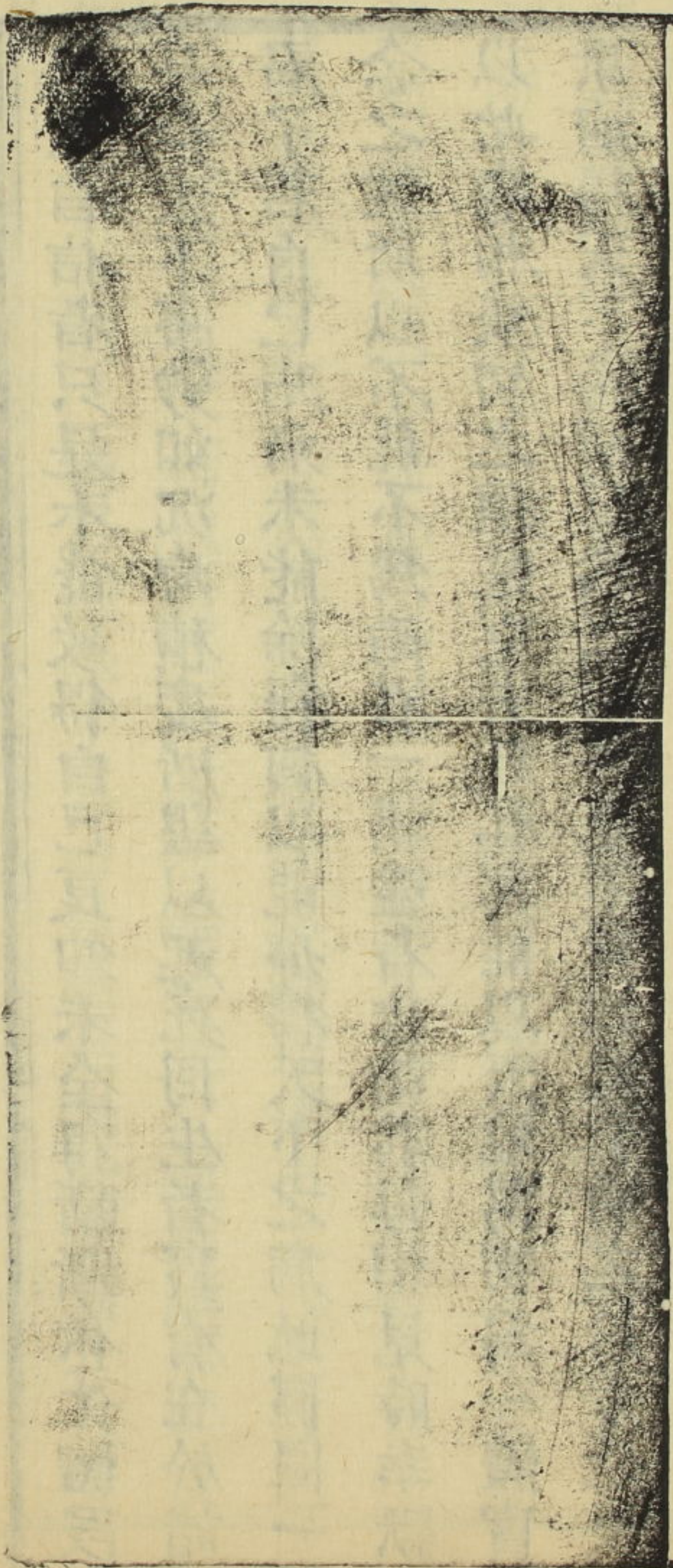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



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

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是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諒此情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煨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煨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



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  
所見始信孟子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  
行乎患難故無人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  
乎其外素富貴則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  
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  
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  
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  
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

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  
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  
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  
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  
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  
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  
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岡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

陶云先生十生精神所注之語世

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

俗但知其功而不知先止心中雖到蓋棺時仍恨平生平俗

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

績未成也

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

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

出此同致意屏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

賜督責

寄薛尚謙

承諭自咎罪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

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

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

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

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

於支離住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論及甘泉論

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

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



論學書 卷之四  
云心心相持如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  
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必當能發揮  
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寄諸弟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  
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耳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  
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  
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  
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  
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  
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



言學書  
卷之四  
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旣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得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言之也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答拜泉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馬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  
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  
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  
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  
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未也千里老兄造詣之  
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  
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  
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



人同適京師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  
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  
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  
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  
僕竄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今  
璧入於荷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幸亦免於遺璧  
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  
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  
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

平僕年末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  
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  
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  
落葉倏忽之間寧復有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  
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  
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  
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與鄒謙之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  
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論粹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  
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  
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畧加點撥無不卽有  
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望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  
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設施亦大  
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求功磋之心也方治墓事使還  
草草疏謝不盡

與席元山

向承教札及鳴篋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  
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  
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仍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  
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  
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  
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  
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  
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  
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  
以聽亦人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  
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  
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  
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雜  
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惡絕所爭毫釐耳用熙  
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  
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以此言致之

與王公弼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衷  
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  
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  
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  
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  
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弟兄久居於此肯正之來此亦已  
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  
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間及之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  
 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  
 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  
 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  
 宜矣

答董溪蘿石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已之遲鈍為慚恐  
 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  
 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  
 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  
 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  
 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故



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有所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非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問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歐陽崇一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分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白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

答魏師說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旣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死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



除却體而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



論學書  
卷之四  
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辨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蕪荒今之朋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戚秀夫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怍何旣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此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旣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  
 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即赴南  
 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  
 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  
 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  
 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  
 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

與陳惟濬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  
 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即赴南  
 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  
 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  
 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  
 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  
 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



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同志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那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是用工去當不致有他岐之感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



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並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功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諒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吾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當能振作援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幸亮

二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

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此致意

三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精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害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日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



言學書  
卷之四  
言  
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  
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  
富不俟於多屬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  
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  
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  
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  
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  
山陰之興卽踰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華一會聚彼此  
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肯亦遂發舟而  
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  
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  
浩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恐此意書至卽  
撥冗德洪汝中華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答王天宇書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熟深用喜惻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



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就問疑詰指點蹊然

答王天宇書 其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



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

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繇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



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  
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  
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吝  
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  
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  
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  
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  
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  
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  
亦未爲甚害然止得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  
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  
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  
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  
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  
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



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  
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  
幾能有所發明兀遽中不悉

人只把格物二字看得愈淺便起支離不知天下只是此一  
道在物為理正心為善格物即是明善一言了當真是千年  
暗室一燈照破無所容詞說矣

與陸元靜書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  
者觸目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  
之所敢望也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  
英雄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  
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倘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  
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  
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  
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



論學書 卷之四  
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其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擊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繇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才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

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日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吾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于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逐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



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哀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以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中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見良知乎但不能

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不尤人此是聖賢自得學問若與人爭是非似爲學務使世之人盡好也便是見道不明



與陸元靜書

來書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者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



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  
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  
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  
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  
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  
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  
意速成之也

答倫彥式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  
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  
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動倦有如淺薄何以當此  
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  
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  
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  
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  
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



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  
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  
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  
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  
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  
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  
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

者外義也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  
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  
其倫感怍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  
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  
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璫今投我以瓊璫矣我又何  
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  
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  
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



言古書 卷之四  
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覩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御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陶云不惟重擔子壓死人如此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人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



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人而不自得也矣

別三子序 送會試也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回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



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  
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  
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妣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  
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  
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  
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儻羊不謂其不可也  
附云希顏誠妙之極  
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  
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  
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  
附云舉于項也

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  
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  
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與曾點  
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  
言而得之者與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  
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  
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  
陶云又如此恍惚  
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與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



沉潜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識之  
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  
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  
吾見也

陶評此為先生用意經營文字亦極得意文字其用意措語  
之妙筆筆字字都見聰明冠絕古今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與天下之人  
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  
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  
一二見為其事之難與亦其志之難與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  
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  
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  
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子以闕  
之道路弗之聽也夫火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



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己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  
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  
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  
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  
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  
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  
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  
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  
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  
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  
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  
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



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

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與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幾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客無言夫唯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



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贅乎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襟紙吟唔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屨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饜爭奪於富



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間之曰夫子

殆以子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話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



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放卒歸於死頭鄙倍故凡世  
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  
於不能屈下而容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  
容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  
吾不能以俟請矣人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  
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  
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  
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  
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暑於渤  
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人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  
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  
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  
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  
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  
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



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  
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  
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  
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  
而受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  
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人而不  
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  
石踰耳順而知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  
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  
以知所適從也

###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子學越去潮數  
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  
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  
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  
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  
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  
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  
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



論學書 卷之四  
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啟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

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答人間神仙

誰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  
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  
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  
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  
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  
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  
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  
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



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以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板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枝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以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

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習中酒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



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三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

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



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  
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始務養心息辨毋遽

答儲柴墟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  
傷忠厚未刻石刪去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  
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  
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唯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  
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  
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  
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  
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



論學書 卷之四 三  
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  
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  
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  
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  
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  
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  
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  
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

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  
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  
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騫然欲以  
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  
皆有未盡與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  
獻子之家者也會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  
炎涼而自睨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  
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



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面

執弟子之役方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國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賂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閤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



論學書 卷之四 五  
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  
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  
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光覺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  
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  
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亦終莫之覺矣  
亡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  
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个非昔比不可收先已有分寸之覺

節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  
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天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  
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  
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  
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答儲柴墟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拔藝者則有師習



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

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唯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以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



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於吾後  
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  
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  
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  
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  
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  
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帽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  
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



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日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裡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別

書樂惠卷

寮子仁訪子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人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番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澗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



子仁別去之贈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  
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操惰慢  
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  
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山前  
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上而近凶  
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  
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